

為ChatGPT取個名字

ChatGPT有多火？火到了全國兩會。科技部長王志剛，都用「球王」美斯之於足球，來比喻ChatGPT之於AI的地位。而最近便有了一個熱鬧的討論話題，那就是ChatGPT，如果翻譯成中文應該叫什麼？相對於VR、AI之類的詞彙，ChatGPT顯得複雜甚至有些拗口。它屬於英文固有詞彙加專用術語縮寫的結合體，涵義更為繁複。近代西學東漸，大量西式詞彙湧入。長時間內，中國人都慣於將這些詞彙翻譯成中文，絕少將英文直接「拿來主義」硬性植入方塊字中。比如將Elevator、Helicopter、Computer、Basketball，翻譯為「電梯」「直升機」「電腦」「籃球」。當然，也有些是音譯，如「咖啡」「的士」。

甚至還有，如Sofa衍生出「沙發」「梳化」兩種音譯，都很常用；Laser既有音譯「鐳射」，又有意譯「激光」。按常人的思維邏輯習慣來說，意譯的表達能力自然更強。如今火爆的VR技術，在三十多年前，錢學森就建議譯為「靈境」，並認為該譯名「中國味特濃」。

ChatGPT的完整意思是，基於生成型預訓練變換模型的聊天系統，要按「信達雅」的標準翻譯成簡潔精確的中文，難度屬實不小。各種意見，五花八門。如「機智答」，既利用漢語固有詞彙，而又有機器智能問答之意。「洽拓」，對洽談進行智能拓展，而且兼顧了音譯。類似還有「聊模通」「智聊」，或音譯為「捷扑得」。還有人借鑒當今流行的支付寶之類的取名方式，譯為「聊天寶」，就未免相廝了。

有人乾脆讓ChatGPT為其自身翻譯個中文名字，得到的答案是「語模」。還真的很耐品味。



視頻平台的「劇場效應」

吃過晚飯，我習慣性地提議：看會兒電視吧。其實，家裏的電視機已經很久沒開了，它掛在牆上就像動耳肌長在耳邊，宣示着某種曾經存在的生活方式。我說的「看電視」是在視頻平台看，這就必須買會員。有了會員身份，才能跳過討厭的廣告，才能享受提前點映，還包括用同一賬號在多個電子設備登錄或投屏。

我們這個「遊牧」於各大網站的視頻用戶部落，起初只有會員與非會員兩個族群。漸漸地，會員族群分了三六九等，先是以金屬為族徽，青銅、白銀、黃金、鉑金，逐級攀高。比鉑金昂貴的

金屬當然還有，比如鈹，價格數倍於黃金，再如鈾，稀有度約為黃金的三十倍。但這些金屬老百姓難以接觸，至少首飾盒裏是沒有的，再者，以「鈾會員」「鈹會員」為尊稱，感覺怪。不過，為求利潤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這難不倒會員體系大廈的設計師們。他們轉換思路，在金屬系之上疊加寶石系，藍鑽、黃鑽、紅鑽，又有「星鑽」。既然已經上星了，我猜，用月亮、木星、太陽等來冠名會員也不會太遠了。

會員是生而平等的，卻無往不在等級之中。搞這麼龐大的會員體系，目的是刺激或逼迫會員交更多的費。前段時間，某知名視頻APP降低了黃金會員的投屏清晰度，如想恢復，必須交更多的錢提高會員級別。

會員貶值的結果是造成「劇場效應」。在劇院裏看戲時，如果前排觀眾為了看得更清從座位上站起來，後排的觀眾也只好跟着站起來，於是，一排倒逼一排，最後的結果是全部觀眾都站了起來，而所有站起來的這些人，看到的可能還不如都坐着時清晰。更何況，視

頻用戶是被網站提溜着不得不站起來的。站在平台的角度，這個把戲或許無可厚非，但卻讓用戶內心不爽。畢竟，提高會員費的真正理由是唯一的，即內容升級。也只有立足於此，平台才有發展的基礎。



世界最大文學博物館

最近有沒有刷到一個叫《文學館之夜》的文化漫談節目？這檔由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組局，梁曉聲、劉震雲、賈樟柯、汪朗（汪曾祺長子）等嘉賓參與的節目，首季以話題聊天形式漫談了說話之道、父子之間、跑步文化等七個主題。因為在世界最大的文學博物館——中國現代文學館錄製，該檔節目由此取名《文學館之夜》。

中國現代文學館位於北京朝陽區文學館路四十五號，由文學泰斗巴金發起建立，走進其園林式的現代建築群，魯迅、郭沫若、老舍等十三位文學大師的雕像佇立在茵茵綠植間。它的建築面積

超過三萬平米，是名副其實的世界上最大的文學博物館，而作為現當代文學的「資料中心」，這裏收集保管了諸多中國現當代名家的著作、手稿、譯本、日記、信札等藏品。

讓中國現代文學館與眾不同的，是它專門建立了以作家姓名命名的文庫，像巴金文庫、冰心文庫、周揚文庫、俞平伯文庫、丁玲文庫、唐弢文庫、蕭軍文庫、蕭乾文庫等。值得一提的是，港澳台及海外華文作家文庫也在現代文學館徵集收藏之列，如果想一睹林海音、梁羽生、卜少夫等作家的手稿書信原本，不妨來這裏觀摩。

作為「文化藝術類」地標，中國現代文學館去年入選了北京網紅打卡地推薦榜。對於年輕遊客來說，晒圖最多的是文學館獨出心裁的門把設計，它是通過巴金的手形石膏模設計成鑄鋼構件，正中恰是巴金的手印，手掌上紋路清晰可見，旁邊還有一個巴金的印章。另外，文學館還豎立着一對巨大的景德鎮青花瓷瓶，上面刻有五千餘名中國作協會員的簽名，也是文學館一景。

話說回來，由李敬澤組局的《文學館之夜》之所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錄製，一個原因是李敬澤擔任着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在內地，中國現代文學館

與「作家的搖籃」魯迅文學院是特殊的存在，兩者是中國作協的「直屬單位」，由兩位中國作協副主席分別擔任館長和院長。在地理位置上，兩者則是合在一起，來北京一次打卡，即可「朝拜」兩大文學殿堂。



「亞氏保加」算術天才

內地電視劇《顯微鏡下的大明》副題是「絲綢案」，意指牽動劇情的主線「人丁絲綢稅」。故事主人翁家默對該筆在仁華縣持續百年，每年被無端徵收三千五百三十兩銀子的稅款，不單是耿耿於懷，更是窮追不捨，誓要將錯誤糾正。這到底是什麼緣故？這令我想起二〇一八年曾經來香港演出的西方舞台劇《深夜小狗神秘習題》。

《深》劇的男主角基斯杜化是一位十五歲的青少年。他在某夜凌晨發現鄰居飼養的小狗被人殺害。由於基斯杜化

難以向警方交代他發現事情的經過，於是便被警察和坊眾誤認為謀殺兇手。基斯杜化為了證實自己的清白，毅然展開一段追兇調查。該劇並不着墨於刑偵案件，而是有關基斯杜化被人理解的過程。以現代醫學角度而言，基斯杜化是一名「亞氏保加症」青年，歸類為精神科診斷病症，以往曾被納入「自閉症」的其中一類。「亞氏保加」與「自閉」的孩子雖然個性相近，但本質不同，患病孩子在某些領域具有顯著、特定的能力，但缺乏同理心、難與人溝通，並有

強烈而特殊的嗜好，以致執著行為。《顯》劇的帥家默遺傳了父親的算術天才，但個性卻像是「亞氏保加」患者。帥家默對數字非常敏感，對於「人丁絲綢稅」的三千五百三十兩極度執迷，即使遇到不同官吏的打壓，甚至險些被判處極刑，他都斷然拒絕放棄追尋稅款的下落，並且執意要將稅款釐清。官吏指他為了一己私仇，其他縣的百姓誤會他想將稅款攤分，可是在帥家默心裏其實只有一個念頭：錯誤的事情必須糾正。

不論是「自閉症」抑或「亞氏保加症」的青年，心靈其實十分單純。他們不明白複雜的世情，不會猜疑善變的人心，只會追求自己認定的事物。「絲綢案」最終水落石出，帥家默沒有狂歡慶祝，對他而言，只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而已。



《聖母頌歌》

今天三月八日是年度國際婦女節。近年來在國內，這一天已經被普遍稱為「女神節」。因此，本周也應景地推薦一張歌頌女性的唱片——由Philips唱片公司於一九八五年發行，由英國指揮大師約翰·艾略特·加德納執棒蒙特威爾第合唱團和英國巴洛克獨奏家合奏團，攜手包括英國女高音艾瑪·柯克比、男高音羅爾費·約翰遜、男低音大衛·托馬斯、加拿大女高音南茜·赫比森等多位歌手聯袂演繹的J.S.巴赫經文歌《聖母頌歌》（又名《尊主頌》）。專輯封面選擇的是列奧納多·達·芬奇（港譯：達文西）早期最重要的存世名作之一《天使報喜》。

作為J.S.巴赫首部重要的拉丁文禮拜音樂，《聖母頌歌》取材於《聖經·路加福音》中記載瑪麗亞受孕的情節，其歌詞文本乃是聖母在接到天使報喜後，被上蒼感動而做出的禱告。達·芬奇此作所描繪的正是大天使加布利埃爾下凡告知聖母瑪麗亞已經懷上聖嬰耶穌基督的瞬間。這一文藝復興時期最受藝術家們歡迎的創作題材在年輕的達·芬奇筆下綻放出了別樣的風采。和諸多前輩將此場景於室內呈現所不同，畫家將天使報喜挪到了室外。他巧妙地採用了線性透視法，焦點在畫面正中央的遠山部分匯集。右側聖母迎接大天使喜訊的坐姿，也是自達·芬奇所興起的金字塔型穩定構圖。

儘管作品被認為是畫家在委羅奇奧工坊做學徒時所完成的，但人物的髮絲、天使翅膀的羽毛、輕透的薄紗和厚重的衣褶，畫家對物體質感的精準刻畫展現出超越其年齡的成熟。不僅如此，此作還具備了他所獨創的兩種對西方美術史產生重大影響的繪畫技法：略掉人物外形輪廓線的「漸隱法」（又名「暈塗法」），以及因為空氣中的水氣適度導致遠景朦朧的「空氣透視法」。

「碟中畫」《聖母頌歌》/《天使報喜》



電視劇《狂飆》完結一個月依舊熱度不減，更讓人心心念念的，是隨劇一路「狂飆」的美食。老年高啟強教科書般地展示了什麼叫前人後兩副面孔，而維持他那表面和平的，則要歸功於廣式點心和打邊爐。

打邊爐，是廣東人對涮鍋的自家稱呼。同樣是一口鍋，滿上水，一南一北不同叫法，就顯出各異的地域氣質了。北方的涮，以肉為先，有一股豪氣在裏面，就好像這肉片多停留一秒，就不夠「硬漢」了；而南方的「打」，不僅帶出慢工細活的意味，就連下鍋的品類，比起地上走的，也偏愛水裏游的，本着一鮮二葷三素的原則，海鮮牢牢坐足頭把交椅，其他任誰只能望其項背。要論海鮮裏的「人氣」選手，必非鮭魚莫屬，江湖人也稱，脆鮭。

順德人早早發現了鮭魚的好，把它發揚光大。你聽聽，脆鮭這兩個字一念出來，就有那味兒了。魚片切到極薄近乎透明，放進水裏只需幾秒，待它周身捲起時就可撈上來。蘸上由生抽、檸檬、薑絲和小米辣調成的料，「吡溜」送進嘴，鮮滑爽口，好吃不貴，特別是那股脆，既有魚肉的豐盈，還帶嚼勁，肥瘦交融，在嘴裏微微爆開的感覺，恐怕再沒有一種海貨能重現了。

脆鮭性情和善，久吃不膩，好到讓你忘了它本質上是條草魚。在生長的過程中被餵以蠶豆來保證肉質，除此之外還有連人類都望而卻步的「空腹游泳」，練就一副「魔鬼身材」，用花樣百出的自虐方式詮釋一名餐桌主角的自我修養。會吃的廣東人專門把魚鰾剔下，放上豆豉帶骨蒸製，鹹香滲入到魚的每個細胞當中，汁水豐盈，嫩如凝脂，可絕不是一板一眼的普通魚肉。當你吃飽喝足大嘆鮭魚之妙時，廣東人大概會說，終於有人知道，為什麼我們離不開它了！



空襲下的閱讀

朋友發給我一條鏈接，點開一看，是《百年愛玲，人文港大：張愛玲百年誕辰紀念文獻展》。這次線上展覽有不少首次面世的圖片和文件，有包括張愛玲、許地山在內的文學院師生集體合影、有張愛玲在大學二年級獲得獎學金的原始檔案紀錄等等。

最觸動我的，是幾張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照片。照片本身是四平八穩的建築照，歲月讓原本照片上的黑變得淡了一點，原本的白變得黃了一點，這淡與黃之間或許就是歷史的沉重感吧。張愛玲在《憶胡適之》中寫道「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房頂上裝着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張愛玲又在《爐餘錄》中寫道：「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場現形記》。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

看，一面擔心能不能夠容我看完。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我嘗試想像，當時的張愛玲是如何視「越落越近」的炸彈如無物，全身心沉浸入手中書本的？她簡短的文字中有一種通達：在她眼中，會不會被炸彈炸中，已超出了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與其兀自煩惱，與若隱若現的死亡陰影糾纏不清，還不如把那些都拋諸腦後專注讀書。

如果是我自己在那樣的環境下，可以做到如此淡定，如此通透嗎？我不知道，或許會衝上房頂試着縱橫高射炮？你會怎麼做呢？



排隊

「香港人好愛排隊喔！」這是我多年前在東鐵線的車廂裏聽見的。一個母親問女兒「來香港旅行最大感受」，小姑娘用稚嫩的童音如此回答。很多乘客對這個答案當場就報以會心的微笑。「愛排隊」，這是社會文明的一把標尺，在細節裏衡量着社會的人文素質。

多年過去，香港人還愛排隊嗎？寫下這個問題，我自己都嚇了一跳！趕緊換一個問法：難道香港人不愛排隊了嗎？當然不是。不過，對於排隊這件事的要求標準，還像以前那樣「嚴格」「自覺」乃至「公正」嗎？星期日，我去尖沙咀一老牌五星級酒店辦理入住手續。這一家一九八一年開業的酒店以亮麗的維港海景著稱。當天大堂裏標着「QUEUE HERE」的地方空無一人，而在客人辦完手續後離開的出口處，卻有四五個藍髮碧眼的外國友人一邊等待、一邊說笑着閒聊。我拖着笨重的行李箱，站在了排隊隊的隊首。幾分鐘後，前台終於有人招呼「下一位」了。服務員先是看看我，又看了看排

在出口處的外國友人，顯然也有一些疑惑。但是，下一秒，他竟然示意外國友人去辦理手續，直接忽視了在正確位置排隊的我。

後面的另一個服務員也效法第一個服務員如此處理。我忍不住大聲質詢：請問貴酒店的排隊規矩到底是什麼？此時，一個戴着眼鏡的中年男人從後台走了出來，一臉不耐煩，卻也承認我在正確地排隊，連忙引導其他客人排到我的後面去。不過，混亂的管理令我白白浪費了時間又該怎麼辦？一個排隊都做不到公正的酒店，還能相信五星級服務名詞其實嗎？

酒店五十米開外就是麼地巴士總站，我不禁萬分懷念起那個穿着制服的老伯，時常有找錯了隊尾的乘客被他大聲呵斥，但都乖乖服從，秩序井然。現在想來，如此場景，溫馨可愛。

